

随州文史

欧阳修与随州

欧阳修出生在父亲欧阳观的官所绵州(今四川绵阳),自动随父漂泊。四岁丧父后,随母从泰州(今属江苏)前往随州投靠叔父欧阳晔。科举入仕后,长期游宦江北各地。就其居住地而言,除了在京师汴梁断断续续地赴考、求学、任职,累加起来过二十年后,就数在随州呆的时间最长。四岁多至二十二岁,欧阳修在随州连续生活了十七八年,其间只有两三次因赴考或求学短暂地外出。至于别的地方,无论仕宦地、寓居地还是故里,呆的时间都不长,如仕宦地洛阳(今属河南)三年,滁州(今属安徽)两年半,青州(今属山东)近两年,夷陵(今湖北宜昌)、扬州(今属江苏)、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、亳州(今属安徽)各一年多,蔡州(今河南汝南)十个月,寓居地泰州、故里庐陵(今江西吉安)均不及半年,即便是中年后心仪不已的颍州(今安徽阜阳),任官、守制加上致仕后定居,也不过五六年。十七八年的随州生活,对欧阳修成人成才关系重大。随州是欧阳修科举入仕的苦读地,诗文革新的初心地,守正创新的孕育地,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地方。

一、科举入仕的苦读地

欧阳修四岁多来到随州,时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(1010),其父欧阳观病逝于泰州军事判官任上,享年五十九岁。在庐陵故里,欧阳修的祖父、父亲两世游宦,除祖坟外一无所有。实出无奈,欧母只得携带幼儿稚女,往依远在随州做官的小叔叔欧阳晔。欧阳晔,字日华,比欧阳观小7岁。与兄长同年进士及第,时任随州推官,全家居于官所。欧阳修一家前往投靠,遂寓居随州。四岁至二十二岁,欧阳修基本在随州度过。

随州,宋代属京西南路,又称汉东郡,先后建崇信、崇义军节度,下辖随、唐城、枣阳三县,与荆湖北路的安州相毗邻。随州推官欧阳晔热心接济远道来依的寡嫂孤侄,后来调任阆州(今四川阆中)推官、江陵府(今属湖北)掌书记,家眷依然留居随州,与欧阳修一家相依为命。

幼年欧阳修的启蒙教育,主要依靠母亲郑氏。郑氏出身江南名族,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。郑氏在随州守节居孀,画荻教子。欧阳修勤苦为学,为日后科举入仕奠定坚实基础。

欧阳修在随州时,城南有一家藏书丰富的李氏大族,严格督教子弟读书。欧阳修与李家公司尧辅是总角之交。少年欧阳修常去李家东园玩耍。也常向李家借书抄读。他勤苦为学,常常废寝忘食,又加天资聪颖,往往书不待抄完,已能成诵。少年习作诗赋文章,文笔老到,有如成年人之作。叔父欧阳晔从侄儿身上,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。

后世广为流传的“欧母画荻”故事,除识字读书外,也包括欧母对儿子的书法启蒙。欧阳修自许家族具有书学传统,其《欧阳氏谱图序》称唐初书法大家欧阳询、欧阳通为家族先祖。郑氏曾找来欧阳询碑帖,指导儿子在沙盘上临摹,练习书法。后来又在州城孔庙碑刻上,发现唐代书法家虞世南手迹,虞世南书法与欧阳询、欧阳通“大小欧阳”同宗东晋“二王”,风格接近。欧母常常领着儿子,盘桓在虞世南碑刻前,反复观赏揣摩,心识默记。欧阳修日后备受世人赞赏的书法艺术及金石学成就,与母亲的自幼熏陶分不开。

经过勤奋苦读的欧阳修,科举之路依然坎坷艰辛,所谓“三举而得第”。在第二次科考失败后,欧阳修精心写作《上胥学士偃启》,以此为贽,前往汉阳拜谒知军、著名翰林学士胥偁,贽文获得胥偁赏识,被留置门下,给予认真指导,后来又招欧阳修为东床快婿。

二、诗文革新的初心地

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。北宋诗文革新是继唐代古文运动、新乐府运动跨越两个朝代而前后贯一的文学革新运动。北宋初期的文坛,承继唐末五代余风,古文衰落,骈俪盛行,诗文艳冶华丽,论卑气弱。社会上风行的仍是“时文”,即讲究声韵、对偶,追求辞藻、典故的骈文。会“时文”者就能登科第,擅名声,夸耀于世。因此,少年欧阳修在随州时,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韩愈其人 and 韩愈其文。

欧阳修在随州偶遇韩愈古文时,对于这位“道济天下之溺,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大家,早已心仪神往。某日,欧阳修在李尧辅家中玩耍时,从墙角的壁柜里发现一个破筐子,打开一看,里面装满了破旧不堪的书籍。其中就有一部残缺不全的《昌黎先生文集》,只残存六卷,而且书页脱落,前后颠倒。欧阳修当即向李家讨要这部残书,李家主人慷慨地送给了他。回到家里,欧阳修立刻贪婪地读了起来。韩愈文章汹涌澎湃的气势,深深地吸引并感染了他。少年欧阳修,由此深深地爱上了韩愈古文。

正是欧阳修这一偶然发现,为日后的北宋诗文革新埋下了种子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桩幸事!当欧阳修第二次落第回家时,取出珍藏的《昌黎先生文集》,诵读再三,悠然神往,不由得喟然长叹:“学习写文章,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止步啊!”他的一生,始终珍藏这部韩文旧本,同时广泛搜寻天下韩文善本,不断参校修订,使它成为欧阳家门的传家宝。

嘉祐二年(1057),欧阳修主持礼部贡举。当时的文坛,“西昆体”时文仍有残存,而又风行一种在反西昆体中形成的艰涩怪僻的“太学体”,欧阳修坚守初心,践行使命,不顾社会压力,借用行政手段,痛抑这两种不良文风,倡行平易自然的古文。这次成功的科举改革,是北宋诗文革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。

三、守正创新的孕育地

重视创新是宋朝的时代精神与文化特质,欧阳修就是这一时代精神与文化特质的首倡风气者。他思想活跃,极富创新精神,为北宋中期的文坛、学坛和政坛,奉献了不少新的观点,开启了许多新的门径,对有宋一代文化繁荣发展,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的一生守正创新,离不开随州的家庭教导。

欧阳修自幼在母亲教诲下,秉承父亲的仁厚正直、母亲的坚毅刚强。为人处事,不违人情,他相信大道至简,“道不远人”。为人从政,为学为文,循循悻悻,守正创新。他像韩愈一样崇尚儒道,但他所讲求的道,是切于人事之道,缘人情可求之道。

天圣元年(1023)秋,欧阳修首次参加随州乡试。论题是《左氏失之诬论》,考题要求考生论析左丘明《春秋左氏传》的纪事怪僻,内容荒诞不实。欧阳修自幼在母亲指导下诵读《左传》,又向来对“左氏好奇”很不满意,题目得心应手,文章一挥而就。其中有两句写道:“石言于晋,神降于莘。外蛇斗而内蛇伤,新鬼大而故鬼小。”

这里列举的是《左传》纪事中最典型的鬼怪神异:鲁昭公八年春天,晋国违背农时修筑宫殿,引起一块石头开口说话;鲁庄公十四年夏天,郑厉公复辟

回国,国都城门内外两蛇搏斗,外蛇咬死内蛇;鲁文公二年秋八月祭祀太庙时,新近死去的鲁僖公和早已过世的鲁闵公两个鬼魂,一大一小地同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等。作者引述这些资料,旨在批评左丘明的好奇与《左传》纪事的虚妄。此次科考欧阳修因为赋试脱逸奇韵,遭到黜落,但这篇“论”文脍炙人口,传诵四方,以致数十年后,魏泰撰写《东轩笔录》时,还能听到连库诵读这篇作品。

《左氏失之诬论》虽然只是一篇应试之文,却展示了少年欧阳修守正辟怪的世界观。这种朴素而实在的思想与其自幼接受的欧门家教分不开,并成为他终生为人从政、为学为文守正创新的思想基础。在处世为人上,欧阳修遵依人情事理,反对刻意标新立异。

欧阳修在随州生活了十七八年,随州在欧阳修的印象中,并不十分美好。他认为这里虽然早在春秋时代就被誉为“汉东大国”,但是,一直到北宋中期,还只是一个偏僻州郡,山林水泽也没什么好出产。宋朝开国近百年,这里还没有产生过一个文人士。然而,随州人没有忘怀欧阳修。自明代中叶开始,随州已经开始祭祀欧阳修。同治八年刻本《随州志》卷十四《古迹·白云楼》有云:“明弘治中,知州李充嗣凿城西地为夜光池,于池南垒土为基,高与城等,复建是楼(白云楼),下置‘白云书院’以祀欧阳文忠公。”同卷《古迹·夜光池》亦云:“池之前即‘白云书院’,故宋欧阳子祠堂也。”

历史上也曾有过少数随州人,抱怨在随州长大成人的欧阳修,没有替随州说过半句好话。实际上,欧阳修《李秀才东园亭记》虽然议论到随州的偏僻、落后,但是对于养育之乡的随州,终究还是很有感情的,他深情说道:“随虽陋,非予乡,然予之长也,岂能忘情于随哉!”对于养育育我的随州,欧阳修岂能忘恩负情!他在随州结交的文友李尧辅、黄注、连庶、连岸等,都是终生保持联系的挚交好友。随州在欧阳修一生中留存着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(作者简介:刘德清,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教授,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原副会长、现名誉会长;刘菊芳,女,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。本文有删减)



荷韵

张寒梅摄于随县新街镇苏湾村

母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战乱年代,因自幼家境贫寒,未上过一天的学,她常说自己是个“睁眼瞎”。

母亲虽然说不出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道理,但“读书,才有出息”“不读书,没出息”在她心里明镜似的,也是那时她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两句话。

那时候,母亲与父亲日夜在生产队里干活抢工分,全家每月仍“人不敷出”,分到的口粮常常只能勉强维持半月,余下的半月靠野菜、萝卜、南瓜、红薯之类的东西来充饥度日。遇上灾荒年,日子更难熬了。我们身上穿的是母亲亲手做的老棉布衣服,脚上穿的是她做的布鞋。

一个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家庭,子女读书又何从谈起?记忆中,每到开学季的前两三个月,母亲便开始攒钱。除了节省每一分钱开支外,母亲每天收工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喂鸡、捡鸡蛋。鸡窝里、柴堆上、床上,她挨个查看,很多时候,还让我们参加,生怕漏捡一个鸡蛋。她将捡来的鸡蛋装在一个坛子里,点上数,盖上盖,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,不让我们随意碰它。积攒到一定数量后,便让父亲送到大队代销店出售。母亲视每一个鸡蛋为“心肝”宝贝,除来客待客外,从不舍得让我们吃。弟弟从小顽劣,嘴馋得受不了,有一次偷偷地拿了两个鸡蛋换锅盔吃,被妹妹告发。母亲气急了,拿起鞋子,照着弟弟的屁股猛打,一边打,一边问他今后还敢不敢。弟弟边哭边求饶,他的屁股早已被打得红彤彤的,从此后,再也没有人敢偷拿鸡蛋换东西吃了。

柴禾也是我们学费的另一个来源。老家的山场、冲凹、田埂长满毛草、栎树和松树,每户分得一片。每年夏秋季节,母亲与父亲顶着炎炎烈日,从山上、田埂、冲凹砍回毛草、松树丫、杨椈子,堆成垛,经日晒风吹晾干后出售。记得那年秋季,眼看快要开学了,我和弟弟、妹妹三人的学费还没有凑齐。母亲焦急万分,天天在父亲面前唠叨着我们的学费。借又无处借,母亲只好让父亲卖柴。一连三四天,每天早晨四五点钟,母亲为父亲准备早饭,父亲捆好柴禾后出门,挑着一百三四十斤的柴禾,深一脚浅一脚,来到十四五里外的街上卖,之后还要返回赶上生产队上早工。

母亲对我们读书管教极严。哪个淘气不听话,不想上学,或者无故旷课、迟到早退,她则顿大声责骂,重则连打带骂,不给饭吃。比我小的妹妹二毛由于厌学,抑或成绩不好,死活不肯上学读书,母亲含泪既打又劝,末了甚至拿着棒槌往学校撵……

我上初三的那一年,学习成绩一度在全班居于下游,我觉得很丢人,便萌生了退学的念头。母亲得知后,十分吃惊,好半天一句话不说。我心里七上八下、惶惶不安,心想这次免不了要挨一顿臭骂。我低着头,静静地等着挨骂。“娃子,不读书,你能干什么?你想接你爸的班?”母亲的话音不高,但字字似千斤敲打着我的心!想到母亲与父亲那样操劳、辛苦,一心指望我们读书有出息,而我竟打起退堂鼓。“我就是个懦夫、一个不听话的混蛋”,我在心里骂自己。“妈,我明天就去上学”,末了我坚定地对母亲说。母亲欣慰地笑了。

那个时代,农村女娃子读书的不多。因为在她们的父母看来,女孩子迟早要嫁人,读书没有多大的用处,不如早点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实惠。但我母亲没有这样的想法。她说男女都应当读书识字,无论谁读书,她都会一供到底,哪怕砸锅卖铁,也在所不惜。

最小的妹妹上高中时,母亲已经六十岁了,身体不太好。虽然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,但由于几个大一点的子女成家立业,家里被掏空了。小妹读完高中三年,家里近乎一贫如洗。一个女孩子能够读到高中毕业,这在当时的老家已经不多见,更何况父母年岁已高。是继续供应她上大学,还是让她回家帮忙种田?一些乡邻和亲戚劝母亲不要自找苦吃。母亲最终横下一条心:“吃再多苦,也要让娃子上大学”。三年艰难的日子里,母亲与父亲更加劳累,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,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,直到供小妹念完大学,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此事在老家传为佳话。

往事如烟,岁月可能会湮灭许多过往的人和事。但母亲设法让我们读书的往事历历在目,永远难以忘怀。若不是母亲克服千难万难,坚持让我们读书,哪里会有我们的今天?若不是母亲的眼光、睿智,以及辛劳、付出,哪里会有我们的幸福?

感恩,永远的母亲。

(作者系随州市数据局二级调研员)

诗词长廊

黑屋湾水库赋

● 肖明

清风拂岸,绿染一湾清波,
马屯颈秀,静枕碧波凝眸。
片石场悠,铭刻故土岁月,
巴山寺静,守望岁月安澜。

大河口阔,潮起帆影迢迢,
廖家河远,一脉碧水相邀。
黄庙冲幽,花香十里环绕,
邱家台古,风送乡音袅袅。
八里桥横,连通古道新郊。

大坝巍巍,横锁千山云涛,
甘泉汨汨,润得万顷禾苗。

岁岁丰稔,百姓安道逍遥,
千秋功业,护我故土今朝。

天开画卷,水接碧霄如扫,
岸柳依依,轻拂波光渺渺。
渔歌唱晚,醉了落日残照,
鹭鸟翩飞,点碎湖面烟涛。

山环水抱,藏尽随州灵秀,
一湖深情,长绕心头永久。
放歌高唱,颂我黑屋湾川,
魂牵梦绕,最美家园故土!

(作者单位:随县水利和湖泊局)

短篇小说

方言里的订单

● 贺卫东

老周的厢式货车在闽南某市物流园区的梧桐树下,已经驻了整整六个月。车身上“中国专汽之都”几个红色大字,被海风和雨水冲刷得有些斑驳,却依旧笔挺,像他每天系得整整齐齐的工装领口。

“周师傅,今天又来啦?”门卫阿福递给他一杯热茶,“福顺物流的林老板刚从广东进货回来,听说这次拉货的车在路上出了点小毛病,你要不要去试试?”

老周接过热茶,指尖传来阵阵的暖意。这半年,他每天都把车停在园区最显眼的位置,看着林老板的车队进进出出。他听不懂司机们叽叽喳喳的闽南语,但总能从他们的手势和表情里,琢磨出车辆的各种问题。有一次,他看到一个司机对着后斗门直皱眉,便蹲在自己的样车旁,反复研究门锁结构,画了一张又一张改进草图,虽然没人能懂他带着随普(随州普通话)的解释。

这天下午,老周整理好一沓厚厚的车辆改进建议,深吸一口气,走进了福顺物流的办公楼。林老板的办公室里弥漫着浓郁的茶香,林老板本人五十多岁,身材微胖,手指粗壮,正慢条斯理地用镊子夹起茶叶,放入盖碗中。

“林老板,您好,我是随州专汽的销售员老周。”老周努力让自己普通话说说得标准些,但还是带着明显的随州口音。

林老板抬了抬眼皮,放下手中的镊子,用带

着闽南腔的普通话说道:“我知道你,随州来的,来了半年了吧。”他顿了顿,语气里带着一丝疏离,“我们一直用本地的车,维修方便,合作也习惯了,你还是请回去吧。”

老周没有放弃,他把那沓改进建议递过去:“林老板,我知道您担心外地车维修不方便,但我们的车在质量上有很多优势。您看,这是我根据您车队司机反映的问题,整理的一些改进建议……”

林老板看都没看那沓纸,摆了摆手:“不用了,我对你们的车不感兴趣。”他突然换成闽南语问,“你知道‘车无仔魂’是什么意思吗?”

老周一下子懵了,他的笔记本里只记了些日常词汇,哪里听过这样的话。他涨红了脸,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。

林老板身后的助理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林老板也摇了摇头,端起盖碗,轻轻吹了吹浮沫:“连这话都听不懂,还想卖车给我们?回去吧。”

老周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闷闷的。他攥紧了那沓改进建议,失落地走出办公楼。

这天下午,老周正蹲在车旁给轮胎补气,是时候打道回府了。突然,园区里炸开一阵惊呼。调度室的小陈抱着个孕妇往停车场跑,女人疼得直哼哼。“救护车半个小时才能到,必须马上送医院!”小陈的声音发颤,“所有车都出去了,怎么办?”

老周起身冲过去:“上我的车!”他把副驾座椅放平,让小陈扶着孕妇躺好,自己跳上驾驶座,引擎轰鸣着冲出园区。闯第三个红灯时,孕妇突然尖叫,老周从后视镜里看,血已经染红了坐垫。

“抓稳了!”他猛打方向盘,轮胎在柏油路上擦出刺耳的声音。车冲到医院急诊楼前时,护士推着平车正好赶来。老周扶着车门喘气,听见小陈在跟医生用闽南语急吼:“幸好有这辆车,不然真要出大事……”林老板常说“车无仔魂,不如脚步行”,今天算见识了!”

“仔魂魂”三个字像枚钉子,扎进老周的耳朵。他拽住一个年轻的护工,用生硬的闽南语比划:“‘仔魂魂’是什么意思?”

护工是本地人,边跑边喊:“就是车要有仔仔(孩子)般天真无邪的灵魂!”

老周愣在原地,望着急诊楼的窗户,突然想起半年来见过的细节:林老板的车后斗总放着根备用撬棍,司机说“是怕路上有人需要帮忙”;调度室的黑板上,每天都写着“出车前查三次刹车”。

第二天,老周正在保养样车,林老板的车突然停在旁边。他身着一套挺括的深色西服,鬓烫得一丝不苟。“听说你昨天救了人。”林老板的闽南普通话混着雪茄味,“闯了三个红灯,坐垫上的血洗不掉了吧?”

老周腼腆地笑了笑:“林老板,或许我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。”他指着刹车片,“我们的‘仔魂魂’在这里——比本地车厚两毫米,高温下制动距离短三米。车上还采用了加强型悬挂系统,在颠簸路面上行驶也能保持稳定,就像人有了强健的腿脚,走路稳健。”

“说得好,请到我公司坐坐。”

到了办公室,林老板从抽屉里掏出一张A4

● 后加升

寿山月色

夜幕展开魔法般大手
寿山静静突兀
披星戴月
静谧的寿山寺遗址
残砖碎瓦诉说
大唐李白隐居登临
遥观涓水霞蔚
卧听松涛 望月思乡
别有怀抱 从此
滴仙脱履换青
千里仗剑 深藏功名

寿山灵气泽披四方
一花一木惹人沉醉
连氏兄弟冰青莲道风
应山四贤名动北宋
杨涟承太白狂志
举天下第一廉吏
那轮皎洁明月的思念
传诵古今

(作者系随州市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者)



投稿信箱:635782607@qq.com

栏目主持人 陈晓林